



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
出版扶持专项

寒 门

(彝族) 吕翼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
出版扶持专项

寒 门

(彝族) 吕翼 /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寒门 / 吕翼著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7. 2
(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·出版扶持专项丛书)
ISBN 978-7-5063-9374-4

I. ①寒… II. ①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41976号

寒 门

作 者: 吕 翼

责任编辑: 史佳丽 李亚梓 李 夏

特约编辑: 张绍锋 郑 函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 × 240

字 数: 270千

印 张: 22.5

版 次: 2017年6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374-4

定 价: 36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作者近照

吕翼 彝族，1971年生，当过教师、机关秘书，在办事处纪委、报社、文联、文化产业办任过职，现系《昭通日报》总编辑、昭通文学艺术家创作中心主任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结业。在《中国作家》《民族文学》《北京文学》《青年文学》《大家》等多家刊物发表作品，并被《小说月报》《作品与争鸣》等选载。发表、出版有《土脉》《村庄的喊叫》《疼痛的龙头山》等十余部小说，获云南省政府文学创作奖、《边疆文学》奖、云南省优秀文学期刊编辑奖、云南省德艺双馨青年作家奖、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精品奖等。

寒门里向外张望的目光，应该是多年之前就已经有的了。

碓房村^①傍晚的天空，就是和其他地方的不一样。

大堆大堆的云层，黑、红、蓝、紫多种颜色相互夹杂，或隐或显，或浓或淡，起起伏伏，参差交错，像山峦，像兽群，像神像仙，像滔天巨流，以蓝天作衬，构成了一幅多彩的、某位大师随意涂抹的印象派油画；又仿佛是个巨大的、即将燃尽的火盆，一堆堆木柴、煤块，在旺火过后，散发出绝望的最后的的热量。热头^②远远的、高高的、在纷乱复杂的云层里探头探脑，在高高的白杨树隙间欲出不出、欲落不落，让人感觉到好像是还有什么让它牵挂的心事。

这天的深处、云团的里层还有什么呢？这天外、天外的天外还有什么呢？

四个孩子坐在高高的谷草堆旁，他们将看了很久的书扔在一边，先是掐谷草的芯，用来掏耳朵或者抠牙齿，再是眯着眼看这渐入黄

① 安装有春谷的碓窝的房屋，叫作碓房。碓房村因春谷的碓太多，故名。

② 方言，热头，太阳。

昏、变幻莫测的天。谷草堆在秋老虎^①的暴晒后，更多的体香在慢慢释放，将几个孩子熏得有些受不了。两个男孩站起来，把靠近地面的草把抽出，一股久沤如烧酒的味道弥漫开来。很快，潮湿的草把里爬出一大群米汤虫，米汤虫有的大如拇指，有的小若米粒，像一只只曾溺于米汤里面的草鞋。它们安宁的生活遭到破坏，惊慌失措，无数、密集脚在慌乱舞动，到处乱撞。两个女孩吓得尖叫起来。小一点的那个，叫冯春雨，站起来就跑。大一点的这个，叫冯天香。冯天香跑了两步，又站住，回过头来，叉着腰骂：

冯维聪，冯天俊，小脚杆痒了咯！看我咋个收拾你！

两个男孩一阵坏笑，寂寞至极，他们总得找些事来发泄一下才舒服。

一片灰雾带着风声，从白杨树间扑了下来，落了地才看清是一群麻雀。麻雀叽叽喳喳地跳来跳去，急雨似的啄食那满地的虫子。不一会儿就将米汤虫吃得一千二净。然后它们又扑扑扑地飞上谷草堆顶，左顾右盼，叽叽喳喳。冯天俊拾起一块土坷垃扔去，麻雀受惊，瞬间腾空，消逝在纵横交错的白杨树林深处。

冯天香抬起头，叉着腰，噘着嘴，对着天空恶狠狠地骂道：

坏麻雀！不得好死！

冯春雨说，姐，你怎么了你？

冯天香哭丧着脸，指指自己的肩上，你看你看，麻雀屎在我的衣服上了！

冯春雨忙抓了一把谷草，小心地擦拭着冯天香衣服上的雀屎。

冯天俊在一旁哈哈大笑，幸亏我躲得快，要不就掉在我身上了！

你幸灾乐祸了！冯天香说，你也好不在哪！

① 立秋节令之后的阳光依然暴烈，因恶毒厉害，故称秋老虎。

大的那个男孩叫冯维聪，相对要懂事得多，为了转移大家所关注的事情，他将冯天俊背上的尘土拍掉，说，我们修天吧，把天修好，这种霉气就不会落在我们的身上。

好呀好呀！几个孩子快活地叫喊起来，接着就开始玩那种叫作修天的游戏。他们在场院的空地里画一个很大的、状如豆腐块的空格，再往里面画上大大的米字，以猜拳的方式决定修天的顺序。游戏的规则是，轮到的人一只脚着地，另一只脚踏起，蹦一下，将前面一块破瓦片踢一下，从格子的这头进去，从那头出来。瓦片出格、跳格或者占线即视为输，顺利从格子那头出来视为赢。玩了一会儿，两个男孩就不玩了，原因是他们腿脚没有女孩灵便，只输不赢。

两个男孩跑到场院的另一边。那里有一些石头凿成的碓窝，又大又厚，拙笨无比，半截被深深埋在土里，粗壮的麻栗树做成的碓棒高高扬起。两个男孩站了上去，一边踩，试图将那碓棒压起，一边念道：碓棒碓棒沉沉，舂碓得要好男人；碓窝碓窝圆圆，舂出白米好过年……

冯天香说，还念什么饿痨经！

冯维聪说，村里的大人们踩碓时，都是这样念的！

冯春雨说，你们踩空碓呀，踩空碓是要被雷打的！

冯天俊说，那你就去家里端一簸谷来，我们舂些，好好吃上一顿。

冯天香说，嘴馋了也别做那样的梦，上个赶场天早让妈全背上街卖掉了！

冯天俊急了，卖掉？怎么又全都卖掉？

冯天香说，还不是为了我们读书要交学费嘛……

此话一出，几个人突然噤声，一个个像是口里塞满了麻核桃^①。

① 用麻丝绾成的团，旧时用以塞住犯人嘴巴、不令其发声的刑具。

两个女孩手拉手，转身就走。冯天俊对比他大一点的男孩说，冯维聪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是你的媳妇儿你就舍不得说？心疼了咯？

冯维聪说，我比你大，比你守规矩。我都认得害羞了。

冯天俊摸摸空瘪瘪的肚子说，开开天，看看门，满天月亮半个星。半夜听见人咬狗，抓起狗来打石头。石头咬了我的手。孤魂野鬼满天走……

两个女孩站住，转过身来。冯天香说，嚼啥子牙巴骨，怨胀^①！我们做饭去了，你们去河边把牛牵回来，别忘了给它饮水。今天的蒿菜拌苞谷饭，可是要加猪油的啊！要肿脖子就快点回家！

这年头，米饭肯定是没有吃的，能吃上蒿菜拌面已经不错了。蒿菜拌面太粗糙了，又是一大股苦味，绊舌头，要是真的加了猪油，吃进嘴里肯定少了阻碍，味儿也翻了过来。

冯天俊禁不住舔了舔舌头，说，今天是不是你们谁长小尾巴^②了，还是家里有啥好事？

孩子们都纷纷摇头，他们不知道，今天晚上，伤心隐藏在暗处，他们的梦想在谷壳里拐了一个弯。

黑乎乎的木门内，枯黄的油灯，像是一颗慢慢滚动的黄豆，照亮的范围比一个拣豆的簸箕大不了多少。冯家六口人吃过加油的蒿菜拌面，紧缩在这片灯影里，决定着一件非比寻常的事。这六个人分别是：冯敬谷、冯婶、冯天香、冯春雨、冯维聪、冯天俊。不管是做爹的冯敬谷、最小的儿子冯天俊，还是冯维聪的未婚媳妇儿冯春雨，一个个的神情都凝重得不行。

冯敬谷脸皮又黑又皱，头发乱如枯草，四十多岁的样子，事实

① 方言，讨厌，让人不舒服的意思。

② 生日。

上他却只有三十六岁。在烟锅里蹿出的老叶子烟的烧熏下，他的眼珠偶尔转动一下，脖颈偶尔转动一下，干皮燎草的唇偶尔翕动一下，脸却硬得像是白杨树的枯皮，没有表情。一步步熬过若干生涩的日子，本命年，正当年，他领着一家人，拉着穷家这辆笨重的牛车，在土地里一天天度过，天黑不一定归家，天亮前却硬得起床。

天天和太阳扳腰^①，却次次不知谁输谁赢。冯婶常常这样形容一家的生活。

冯天俊照爹的要求，把废弃的作业本撕下一页，平均分成四条，交给爹。爹拿掉一条，在油灯上引燃，扔在火塘里，火苗瞬间蔓过，纸条化为灰烬。爹转过背，将早已准备好的两粒米和一粒脱去米的谷壳，分别放在这三张纸里，做成阄。将油腻污黑的毡帽摘下，翻过来，敞口朝天，放在小木桌上，再将这三个阄放在里面，端起来摇了摇，再放下，再端起来摇了摇，再放下。

毡帽里的世界，很未知。

冯天俊眨眨眼说，爹，还差一个。

冯敬谷马着脸不说话。

冯婶说，就三个。

冯天香的眼光在每个人的头上停了一下，说，我们是四个人。

冯婶说，你爹和我商量的，冯春雨一定要读的，就不用拈了。

冯天俊嘬了嘬嘴。

冯春雨忙站起来说，叔，婶，我就不读了，我和你们一起下地，挣钱供他们，我可以一年喂出两头猪、积一厩粪、打一场谷……

冯敬谷的烟锅明灭了两次。他将烟锅在火塘坎上磕了两磕，狠狠吐了一口痰，伸脚蹉掉，说，咳！

① 摔跤。

冯婶伸起袖子，擦了擦眼，说，娃儿些，家里穷，你爹这样做，实在没得办法。读书要紧，活命更要紧。眼下田里不出粮食，好多税费都要交，少一分都不行的。眼下家里的米瓮都空了，木梁上的腊肉连个把儿也没有，信用社里欠着一大笔债，万礼智今天又上门催债，同时特别说道，村头的孔庙里的孔圣人要描金，每家要按人头交钱，我们一分钱也拿不出的了，这是件大事，可我们无能为力……你们要为你爹考虑，也要为我考虑……

冯敬谷白了冯婶一眼，将烟锅倒过，烟蒂落下，他将烟锅别进腰带，挺了一下身说，拈。

灯芯毕剥地响了两声，长出两颗团团、黄黄的灯花，冯婶心里一喜，想是好事，便从盘头的发间取下一根缝衣针，将油灯挑亮，不想用力过重，灯一下子熄掉。整个屋子立即隐入了一片黑暗之中。

冯春雨鼓起腮巴，往火塘里吹了两口，将火里燃着的木柴头举起，小心把油灯点燃。

还是很暗，拨亮点，拨亮点！冯天俊叫道。

冯天香啐了他一口说，要亮到城里去！城里有电灯！家里的煤油瓶里都空了！也不替大人着想！

冯敬谷说，拈！

冯天俊猴急，他搓搓手说，让我先来吧。说着，就把手伸进毡帽。爹一巴掌打开他，嘿了一声。

冯婶说，牛耳朵先出还是牛角先出？从大到小，按顺序来！

那我来吧，冯维聪自言自语道。他伸出手，犹豫了一下，又缩了回来，说，爹，我是老大，我都大人了，成人了，你看，我的手臂这么粗，个头也不小，放牛、挖地、拾粪、插秧、舂碓……哪样我做不成？我回来帮你，让他们去读。

爹水着脸，看都不看他一眼，也不吭气。

冯维聪只好再次伸出手，伸进爹的毡帽，他闭上眼，拿起了一粒，手抖得厉害，那个小纸团，好像比一捆谷还重。第二个拈阄的是冯天香。之前，冯天香偷偷摸到供桌面前，跪在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前作了个揖，闭上眼默念了几句什么。她暗自祈祷的时候，大伙的注意力都在爹的毡帽里，谁也没有理会她。

冯天香把手伸去，拿了一粒。她趁大家不注意，把手背在后面的黑暗里，将纸团抠开，一摸，手抖了一下。

她摸索着将里面的东西丢掉，站起来，往家里堆谷壳的角落里走去。

冯敬谷看了她一眼，回！

冯天香连忙坐下。

第三个是冯天俊。冯天俊要哭了，一脸的难看。他噘着嘴说，我就不拈了，先看他们俩拈了啥，如果他们中有一个的是谷壳，我就能读书了。

冯敬谷沉着脸说，拈！

冯天俊暗自嘀咕了一句，我这是脱掉裤子放屁，多一道手脚。他伸手将最后的一个阄拿起来。

冯春雨急了，站起来说，叔，你也让我拈阄吧！

冯敬谷摇摇头。

冯春雨噘着嘴说，你们没有把我当成是你们亲生的……

冯婶嗔了她一句说，傻姑娘，你比我们亲生的还亲生……你拈什么呀，你肯定要读的，要不然我们咋对得起你爹。

这显然是不公平的。两颗泪滴夺眶而出，冯春雨将头埋在暗地里抽泣了几声。

冯维聪捏了捏手里的纸团，说，看我的。他打开，里面是一粒米。

冯维聪脸上一喜，我可以读书了……可是，可是你们俩就有一个读不上书，不行不行。爹……

冯敬谷一脸的紧，依旧一言不发。

冯婶说，下一个吧！

冯天香不动，一家人都看着她。

冯天俊挤了挤眼睛，说，姐，搞不好，你的就是谷壳。

冯天香说，我拈的本来就是谷壳。

冯婶说，你打开看。

冯天香不动。

冯敬谷说，开！

冯天香很不情愿地打开，纸团里却是空的。

一家人都愣住了，冯敬谷把目光指向冯天俊，冯天俊只好乖乖打开纸包。纸包里是谷壳。

冯天俊一下子哭了起来：呜呜，我读不成书了！我读不成书了！

冯天香说，拿错了，拿错了，我的才是谷壳。

冯敬谷说，命！

冯婶揉揉眼睛说，娃儿们，这是天意，不要怪自己，也不要怪爹妈……冯天香，你瞒不了我们，你的心思，妈懂。

碓房村是茫茫无边的乌蒙山区里一个小小村落，虽然隔酒州县城有五十多里，略显偏僻，周围是山，交通曲折，但怀抱着上千亩的良田沃土。那土层至少是上万年的堆积，黑得发亮，黑得发臭，一锄下去，只听“滋”的一声，一团黑泥就起来了，随手拾起，掰开一看，里面全是植物腐朽的根叶，湿湿的、软软的、绵绵的、松松的。村里人夸耀土地出种，不说能产啥，不说一根苞谷秆能背几个包、谷子一莛能长几根穗、豆子一荚能有几粒，只说，捡块石头

也能榨出四两油！石头也能榨出油来，可见地力之好。你说庄稼能不长好吗？因了山势，日照时间也长，山垭口又常有冷风灌来，在一冷一热之间，庄稼品质就好，尤其是稻谷。入了秋，稻花的香味刚刚消散，新米就上市了。家家户户谷粮满仓，那谷用石碓石棒舂掉壳，米色不是白的，是油沁沁的，润，有点半透明，懂行的说那是玉的颜色。放在砂锅里煮熟，盖一取掉，香味就直捣人心。启眼一看，那米粒居然颗颗直立，皮面上还浮着一层厚厚的脂——那是米油！吃碓房村的米，不伤菜，随便烤几个糊辣椒，煮碗淡水白菜，就能吃饱。早在清朝年间，这米就作为贡米，县衙门将这里的米全包了，不准外卖，谷子一脱穗就人背马驮、翻山涉水拉走。再有就是人少地多，就是民国十四年和一九五八年全国各地闹饥荒，死了不少人，这个地方都没有一个人被饿得丢命。

因为谷多，谷要脱壳，这里的石碓窝就多，几乎家家都有一个一抱大的碓窝。而生产队里，专门备下几大间房摆碓窝，数十个大碓窝，青石琢成，结实墩厚，一字摆开，大半截塞在土里。碓房村最大的碓窝一次可装谷一百斤，碓杆是用一抱多粗的麻栗树做成，沉重坚实，需要十个以上的壮汉才踩得动，才扬得起来。如果有妇女孩子参加，至少也得十五六人以上。这是何等的气势！这样的碓，一般都是要到年关将近，生产队里放假，农家户户准备好晒干的谷，拈了阄，排好号，依照顺序，才能开动的。

碓房人因此而深感得意。每每走到外地，有人问起，说，我呀，住碓房村！说者一脸得意，听者一脸敬意。碓房村的姑娘不外嫁，要嫁就嫁城里面，至少也是城郊。碓房村的儿子不愁娶媳妇，家家的男娃儿不到十五六岁，就有外村的人讨着好问上门来，说，给你家公子相个媳妇儿？碓房村人几乎没有打单身的，就是嘴有点斜、眼有点眯、个有点小的，都不愁娶。可是现在，问题出来了，土地

承包到户几年以后，大伙儿的负担日益沉重。刚解决了温饱，和温饱一样让人揪心的事出来了。各种税费和生产垫本特别沉重。去年春种时贷的款，今年秋收居然还不完。

冯家眼下面临的更大的事儿是，最大的孩子初中毕业，准备上高中。读高中要离开村子，到县城的完全中学去读。在外读书，要学费、要路费、要床铺费、要伙食费……费用一下子涨出太多，家里又实在太穷。可就在这节骨眼上，冯敬谷的岳父、岳母相继去世。请道士先生，扎纸火，买烟酒鞭炮，办猪羊祭，选坟山地，给抬丧的亲友们办饭……碓房村的这规矩，一点也不能少。农村人干啥都可以省钱，生娃可以省，结婚可以省，祝寿可以省，老人过世却是不能省的。少掉一项，即视为不孝，要被人指着鼻子、吐着唾沫骂的。其他家弟兄姐妹多的，可以摊，凑份子，每人出点，就可以解决。冯敬谷不行，岳父岳母膝下就只冯婶一个，什么事来了，只能一个人接招，是乌龟跌在石板上——硬抵硬。冯敬谷没有办法，又四下里借钱，给村邻借，跑到后山老家借，到信用社借，到处欠债，好歹总算将丧事办掉。办掉丧事，家里已经风飘雨摇，穷得叮当响。这是个馊得不能再馊的主意，但在特殊情况下，馊主意会悄然出世。唉，真是矮子骑大马，上下两难哪！

拮据是冯婶提出来的。早先冯敬谷坚决不同意，因为他曾跪在岳父家先人的灵牌前发过誓，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将这群儿女供出个人样。但当他砸了锅卖了铁也弄不回几个钱的时候，当他想卖血却找不到卖处的时候，才发现自己当年赌过的咒、发出的誓言是何等的软弱无力和毫无作用。冯婶跪在爹妈的坟前，祈求新亡人原谅冯敬谷，这事不能怪他，他们家家的所作所为，早已超出一个倒插门女婿应尽的职责。他的承受之重，远远超过了他的能力。

冯敬谷叹了口气，算是勉强答应。

拈了阌，结果出来，但这事情并不是结束，而是开始。鸡已叫过头遍，一家人躺在各自的床上，睡不着。公鸡声嘶力竭的叫声，有点惊心动魄，夜鹅子在檐下叫了两声，扑扑地飞走。白杨树上有什咕咚一声落了下来。冯敬谷心里想着会不会是一颗星星，或者是树上一只睡死了的什么鸟。

一响一动，在这个夜里，像刀子一样在心里捌来捌去。冯敬谷披衣起床，给牛添草，然后坐在牛厩的门槛上，吧嗒吧嗒地抽烟。

偶尔一阵风来，门的两边，黄表纸写的丧联扑嗒作响。作为当家的，冯敬谷实在没有办法，一家子过到这样的份上，是他的无能。今年，还未到旧历八月，一股寒流从村庄背后的黑山垭口扑了下来，将整个坝子一巴掌按住。那几天，人都冷得发抖，更不用说生长正茂盛的各种植物。正在长嫩尖的蒿草全都弯了腰，正在扬花的谷穗一下子变黑，到了白露节气，谷穗全都直冲冲的，不灌浆，不勾头。碓房村人语，谷子不勾头，割去喂老牛。一年遭灾害，三年难伸展。碓房村村民们眼里的光像缺油的灯芯，全都暗了下去，说话低声软语，有气无力。

碓房村虽然是个土地肥沃的村子，这里的土地，种啥啥好，但现在农村的负担很重。就土地来说，要上缴给国家的很多：公定粮，上面定了要交的，必须交，就是天上下冰雹子、下石头，也要交；余粮呢，既然交了公粮，肯定还余有粮食，也必须交，这是个态度问题；再就是四粮、四钱；再就是水费，土地必须浇水，要用水，那就得交水费；接着就是教育附加费，每家都有读书人，读书要进学校，需要使用教室，需要得到老师的教导，那就得交教育附加费。如果家里没有读书人，那之前总有人受过教育，以后总还有孩子需要上学，那也得交，即使你还是个小毛孩子，即使你已七老

八十。还有什么治安费、排涝费、防疫费、生育费、丧葬费……总之，一切的一切，没有钱不交不行，有钱不交更不行。碓房村人历来都有送孩子读书的好习惯，从古到今，家家户户没少看到读书的好处，读书比种田好，读书比收谷好。古人不是说过，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吗？古人不是说过，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吗？一户人家，只要供出一个人参加工作，就糠箩跳米箩，就有好的吃，就有好的穿，就可以进城去看看稀奇——光宗耀祖哪！如果一家人，子女全都读出书，都吃国家粮、穿国家衣，那就说明，这家人祖坟埋在了龙脉上，后人发达了。

冯敬谷觉得自己的皮在一层一层脱掉，血慢慢被抽干，肉慢慢收紧，腰在一寸一寸地佝下去。他深知读书对于孩子一生的重要，他为他们奔波得太多了，但现在，他找不到钱给孩子读书，便只好采纳妻子提出的如此下策，这样的办法也算——不是办法的办法。但至少，可以保证家里有人读上书。这几个孩子，都聪明，一个个读书都上心，筛掉谁都不忍心。孩子们在拮据的时候，冯敬谷觉得自己的脸上有虱子在爬，有根小棍在往心里捅。一家之主将孩子们弄得这个样子，他羞呀！好长一段时间，他将眼睛紧紧闭上，不敢睁开。

冯天俊这孩子，打小听话，成绩很好，从不惹事，也不让他操心。可他命舛，没拈到，当爹的疼在心里，但不能为他一个人而疼在脸上。

屋檐里一阵窸窸窣窣的躁动，冯敬谷知道是窝里的麻雀们受到了什么惊吓。

一个黑影慢慢朝冯敬谷移了过来，冯敬谷吃了一惊，随手拾起牛鞭就要劈下。黑影往旁边一闪，说，爹！

是冯天香！